人文对话

一条涌动蓬勃生命力的轴线

解读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内涵

本报记者　王　珏　何思琦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北京中轴线体现了怎样的人文内涵？这条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又如何绽放时代光彩？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文本团队负责人吕舟，山东大学教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姜波，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利芳。

集合中国古典城市规划设计大观

记者：中国古代城市营建中，中轴意识由何而来？

吕舟：“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考工记》记载西周时期的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影响深远的著作，它提出的都城规划和布局思想被认为是理想王城范式。

姜波：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传统模式以《周礼·考工记》为发端，至曹魏邺城和汉魏洛阳城而初具轴线布局之雏形，到隋唐长安城始成规矩方正、中轴对称的城市模式；迨及元明清三代之都城——北京城，遂成中国古典城市规划设计之大观。

张利芳：“中”的意识来源于古人对天地宇宙的观察、探索而形成的一套时空哲学。“中”最初来源于观象授时，地中测影，绳以经纬，并衍生出四方、四时、十二辰。由此可见，确定“中”才能规划出整个宇宙，整个时空宇宙由“中”统领。这套理论形成后，古人又用来指导社会运行。这是择中立国、择中立都、择中而治观念的哲学逻辑。

记者：北京中轴线的营建，基于什么考虑？

吕舟：1267年忽必烈在营建其新的都城——大都（北京的前身）时，创新性地筑中心台，标记都城的中心点，再根据周礼的都城制度，布局中轴线建筑群“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功能内容，在继承传统都城中轴线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创新性的城市形态。

随着对北京西北部水系的疏浚、整理，连接富庶南方的大运河直接与中心台附近的湖泊积水潭相连，这使得位于皇宫北部的“后市”得到了极大繁荣并延续至今。

于是，13世纪新建成的元大都，在城市中心部分形成了如此景观：登上高高矗立的中心台，侧畔是高楼矗立，南望是大运河码头形成的市场，市场与积水潭、大运河水系的粼粼波光相互辉映，更显得繁荣热闹；通过跨越运河的万宁桥，市场之南则是辉煌壮丽的皇宫，皇宫南侧是中央衙署；再南是大都城正南门——丽正门。在中心建筑群两侧，规划整齐的棋盘状街巷，太庙、社稷坛等重要建筑，分别位于城市的东西两侧，与中央建筑群交相呼应。由中心台、市场、桥梁、皇宫、朝廷衙署和城门构成的中心建筑群，就构成了今天北京中轴线建筑群最初的形态。

张利芳：在考古发现中，一些数字也充分体现了中轴线的设计考量。2022年8—9月考古发现的永定门内中轴居中石路，其宽度为4.8米，即清尺一丈五尺。先农坛东外坛门先农门和东内坛门东天门的中间门道，均为国家行祭祀礼仪时的行进线路，其宽度也为4.8米。根据测量，正阳门至天桥距离为1.6公里，天桥至永定门距离也是1.6公里，均合清尺五百丈。档案中也有记载，天桥至永定门石路长五百丈，正阳桥南至天桥北居中石路长四百一十九丈二尺，若以正阳门城楼计算，则正阳门到天桥间的石路长度也是五百丈。上述尺度不是随意为之，均是都城空间设计时所运用的象数思想的折射。

具有历史完整性、延续性

记者：北京中轴线经历了哪些历史发展过程？

吕舟：1420年，明朝将北京作为其主要都城，并兴建了现存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主要部分。与元代中轴线建筑群相比，明代的北京中轴线格局更为严整。太庙和社稷坛被更紧密地排列在端门和天安门的两侧。作为城市管理建筑的钟鼓楼被呈南北布局地排在北京中轴线的北端。遵循古代南郊祭祀的传统，在正阳门外中轴线南延大道的东西两侧设置了天地坛和山川坛，成为国家祭祀的重要区域。明朝把这种布局形态，描绘为遵古制、循舆情，继承先人遗愿，为后世子孙作规矩。1553年，明嘉靖年间开始加筑北京外城，同年外城正南门永定门建成，它与正阳门相对。天地坛、山川坛被改为天坛和先农坛，成为外城中对称布局的主要部分，构建了外城城市的核心结构，形成了今天北京中轴线的空间规模。

清王朝定都北京后，全面继承了明代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和整个城市格局。1750年前后，清朝对整个北京城制高点——北京中轴线核心部分景山做了丰富和完善：在位于中轴线上的景山南麓建设绮望楼，供奉孔子牌位；在景山山脊上，以位于中轴线上的万春亭为中心，东西对称建设周赏亭、观妙亭、辑芳亭、富览亭；在位于中轴线上的景山北麓迁建寿皇殿建筑群。在经历了500年的建设、调整、重建、完善之后，北京中轴线已经臻于完美，其宏大的建筑体量，瑰丽的建筑色彩，俯瞰都市的宫阙御苑，庄严的坛庙，高耸的城楼、箭楼、瓮城，从北向南纵贯整个城市。在周边院落屋顶、街巷绿树的衬托下，北京中轴线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理想都市形态最为完整、壮丽的范例。

张利芳：北京中轴线最早指元大都的城市轴线，从钟鼓楼到丽正门。明清时期不断发展、完善。明初将大都南城墙南拓至今正阳门一线，中轴线向南延伸至此。丽正门外的轴线在南郊建成山川坛和天地坛后初具形态。明嘉靖年间建设外城后，正阳门至永定门之间的轴线正式形成。至此，中轴线从钟鼓楼延伸至永定门。清代时，将寿皇殿移至中轴线上，在景山建设五亭，在天桥以南、御路东西左右对称建立两方石碑，这些都完善了中轴线空间格局。

记者：进入近现代，北京中轴线又经历了什么变化？

吕舟：1912年开始，北京中轴线上昔日的帝王禁地，逐步转变为博物馆、公园，成为市民和游客休憩、进行文体活动的区域，天安门前原宫廷广场，也被改造和开放为城市公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天安门广场成为国家庆典和礼仪活动的场所。1958年在天安门广场建成人民英雄纪念碑，1959年遵循北京中轴线传统的对称原则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建成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天安门广场成为国家礼仪活动的中心，继承了北京中轴线所承载的国家礼仪传统。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在规划上尊重和延续了北京中轴线的规划思想，体现了“中”“和”的哲学思想，尊重了“左祖右社”的布局理念，国家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置于中心位置；将阐释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与祭祀祖先的太庙对应，选址在中轴线东侧；将决定国家重大事务和国家礼仪活动的人民大会堂与古代象征国家的社稷坛相对应，选址于中轴线西侧，又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均衡对称，体现了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完整性和延续性。

张利芳：北京中轴线是一条一直生长着的轴线，是一条有旺盛生命力的轴线，至今仍对城市规划建设起着重要影响。

填补东亚地区城市形态类遗产的空白

记者：北京中轴线有什么历史文化内涵？

吕舟：北京中轴线展现了中国文化对秩序的追求，展现了理想都城严整、宏阔、壮丽的景观特征。北京中轴线是中国现存历代都城中能够完整体现都城系统礼仪秩序、规划思想的，具有突出代表的历史遗产。与其他区域案例相比较，其展现了中华文化特征和审美追求。此外，北京中轴线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城市形态类遗产的空白。

姜波：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突出典范，中轴线上的建筑，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无一不成为经典，无一不成为楷模。同时，北京中轴线也是古代中国儒家礼仪制度的城市载体，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儒家礼仪制度中“体天象地”等思想。

北京城，特别是中轴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示了东方的人居传统和审美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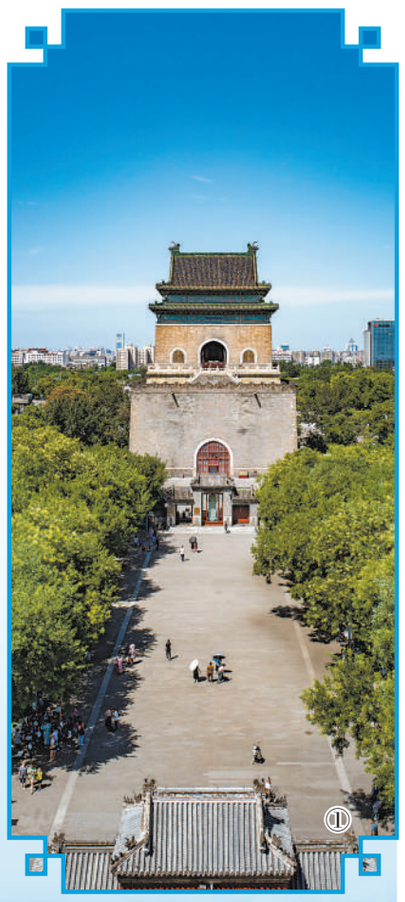
张利芳：北京中轴线代表着一种空间秩序和礼仪秩序，最深层的还是中华文明执正守中、礼序天下的价值观的体现。从考古角度来看，以天桥和正阳桥为例：天桥处在正阳门和永定门之间正中位置，反映了在设计时对都城空间尺度和秩序的把控；正阳桥是内城9座城门外桥梁中规制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座。2021年至2023年初，在正阳桥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具镇水兽。其身躯硕大，身长达3米，体量远超万宁桥的4具镇水兽，足以证明正阳桥规制之高、规模之大。天桥、正阳桥是北京中轴线上独具标识性的文化遗产，是空间秩序和礼仪秩序的表达。

记者：北京中轴线产生了什么国际影响？如何更好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

张利芳：近年来，我们先后发掘了正阳桥遗址、中轴道路及附属遗存、天桥遗址等。道路、排水沟、桥梁等的发现，补充、完善了北京中轴线尤其是南段的遗产内容，实证了北京中轴线的真实性、完整性，生动再现了北京中轴线南段历史场景。我们将加快考古资料整理，深化考古成果阐释，为新时代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保护贡献更大力量。

吕舟：北京中轴线独特的文化特征、城市景观与审美意趣是13世纪至今中国都城规划礼仪秩序空间表达的杰出范例。通过世界遗产的申报、价值阐释，讲述中国文明发展历程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途径之一。北京中轴线就是这样一篇展现中华文明历史与文化的壮美故事。我们要以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为契机，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姜波：北京中轴线设计的城市规划思想，源远流长且影响深远，成为世界古代城市规划设计理念中的东方经典。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是一件任重道远、泽被后世的大事。接下来，我们要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原则和理念，做好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让独特的世界遗产永葆青春，绽放新时代的光彩。



图①：钟楼外景。

国家文物局供图

图②：北京中轴线鸟瞰。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供图

版式设计：张芳曼

人文茶座

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张　贺

在近日举办的第三十三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40枚金牌、27枚银牌、24枚铜牌，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9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中华大地上就已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

许多体育项目的最早记载都可以在中国文物和典籍中找到。比如，摔跤。甲骨文中“斗”字，字形为两个人徒手相对，呈搏斗之势，和现代摔跤几乎一模一样。有一段甲骨卜辞记载了商王占卜问两个下属的角斗比赛谁能赢。如果这版甲骨记载属实的话，那将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摔跤竞技了。

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为“蹴鞠”，传说是黄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仕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

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镞和骨质箭镞，有的箭镞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

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

现代马拉松比赛全程42.195公里，是1908年第四届奥运会上确定的长度，对跑者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都是巨大考验。但我国很早就有“超级马拉松”，据《南村辍耕录》记载，元代政府每年举办一次长跑比赛，参赛者需从河西务跑到大都，或从泥河儿跑到上都，距离长达180里。在那个没有现代跑鞋、速干服等运动装备的时代里，参赛者是怎么跑完如此漫长距离的，确实让人惊叹。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我们应该深入挖掘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从中汲取精华，为发展体育事业、增进人民健康提供宝贵滋养。

体育事业的兴旺发达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长城脚下是我家

“生活在这，打心眼里觉得幸福”

本报记者　李　蕊

树荫下，小马扎一支，一老者不紧不慢坐下来，呷一口茶，轻摇蒲扇，娓娓讲起齐长城的传说；几名游客围在旁，听得津津有味，伴随着老者的讲述，思绪穿越回金戈铁马的岁月。

老者名叫毕于汉（见右图，受访者供图），年近80岁，家住山东章丘石子口村，与莱芜搭界，坐落在锦阳关西、长城脚下，居山涧之中。

“村如其名，石子口村，遍地是石头。”跟随毕于汉的步伐，漫步村内，溪水潺潺，古树葱郁，古井悠然；建筑皆与“石”有关，房屋用石头垒成，木头檩梁、山草苫面；道路均为石板路、石台阶或石砌路面。

出村向东南方向而行，登上山脊，站在锦阳关阁楼，向西瞭望，长城蜿蜒起伏、绕岭盘山，似银蛇摆尾。“山脊、阁楼，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玩过的地方。你看，像不像一幅画？”毕于汉指指眼前的风景，“我的家就在山脚下，生活在这，打心眼里觉得幸福。”

在毕于汉看来，长城见证了石子口的变迁，也改变了村子的“命运”。“多年前，村子还是个穷窝窝。遍地是石头，种庄稼不长，大伙改种树，可村子藏在山沟沟里，交通不便，果子卖不动；老百姓地里刨不出几个钱，只能外出打工，有手艺的去打铁，没手艺的干粗活。”为养活一家老小，毕于汉出村当起装卸工，“村里多数房子都闲置了，有的房顶没了，有的已经塌了。”

2017年，返乡创业大学生孙同山与团队正在济南周边寻找山村，计划打造民宿，发展乡村旅游，一番调研后，选定石子口村。“村子有独特资源优势，倚靠长城，锦阳关、烽火台、古山寨等古迹风貌完整；建筑由石头砌筑，保留了原始村落风貌，韵味足；乡村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生态好。”孙同山说。

近年来，村里争取资金，修公路、建广场、治河道，配套设施日益完善。“开发要因地制宜、以保护为主，尊重村落原貌。”孙同山说，“石头是村子的特色。我们租借民房加以改造，保留了独具特色的石头房，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固修缮、‘点石成金’，打造外朴内秀的特色民宿。”

一处处古老的石头房焕新生，村里同步设计旅游线路，通过长城将景点串珠成链，游客搭乘小火车，可一览长城风貌、寻觅历史遗迹；闲置民房、仓库变咖啡馆、露营地，每逢周末、节假日，游客成群，民宿总是“一房难求”。

发展旅游，村民跟着富了口袋。小巷里，专门开辟了“山货一条街”，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清晨，毕于汉就常到山上挖些中药材、野菜，摆上地摊，供游客挑选。

“忙时，一天能赚好几百块嘞。”毕于汉拍拍腰包。村集体收入增加了，村里每月为老人发养老钱，开办“幸福食堂”，75周岁以上老年人每周吃一次免费的午餐……“现在呐，幸福指数‘节节高’！”

石子口村深挖文化资源，策划“长城乡村文化艺术节”等活动；村民们发挥才智、自导自演“草根节目”，有的编排“三句半”，有人唱起吕剧……长城脚下，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文化活动轮番上演，2023年，石子口村一年接待游客超13万人次。

毕于汉也不闲着。他生在长城脚下，对长城的感情根深蒂固；年轻时，他念过书、有文化，对村子发展、齐长城的故事门儿清，于是，他化身“宣讲员”，见到游客、来研学的孩子们，便主动上前讲述。

“长城不仅仅是一道大墙，它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也是养育我的地方。”毕于汉说，“向游客讲述长城的故事，帮着大家读懂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是我的光荣。”

年纪渐长，最近两年，毕于汉眼睛花了，耳朵也背了，可嗓门依然洪亮。

“要说‘石子口’三字来历，得从齐长城说开去……”话音落，他走向人群，眉毛一扬，手一挥，讲起长城的故事来，腰板笔直，话语铿锵。